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诗集

吸管

"Straws"

*Poetries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录
Contents

(1~100)

停火

Cease-fire

远远望去，一堆火快烧完了。
不知道火里的东西
烧熟了没有。
要是没有，或者它已经
走开了，
我们远远的
可能还要等些日子。

老人与鸡：
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长河
垂钓归途中作。

The Old Man and The Cocks

有些人活到了八十岁。又继续
活了三十年。
他们是一些养鸡的老人，
他也是。
傍晚，他的鸡
从树上飞下来抢食，
门前这株黑乎乎的大树是他小时候种的。
有些活得慢的树木可以活几千年。
人就很难，
除非他可以像鱼不断复活。

孤独的牧羊人
A Lonely Shepherd

那里，有好听的声音
仿佛在讲一个
远去的故事：
一个人准备完晚餐，
来阳台坐着，听这个曲子。
他累了。

茱迪的假期

Judie's Vacation

有些日子没理发。

有些还在，是一直在附近的那些。

它们是对的。

有时是海或沉在湖底，都行。

规定每个妻子都是女人。

致惠特曼

To Walt Whitman

这个早晨，我看到一种小范围的写作在歌唱，
她们完全感性（混乱）、
短句（像土地的集合），美好（因年轻
而自恋，像美国（你没看到的那种））。

共和与民主

Republican and Democracy

，以及尼群与和尚。
这是秋天的一株柿子树。
这，不是指他们，
是邻居家院里的一株树木，
已有少量绛红的熟叶。
再过些日子，这些树叶
会掉光，
剩下满树柿子。
(是不是写得过长了)

猫缸

A Cat-Ashtray

又一个仿佛残剩的早晨，像在某种灰烬中。

在的舒适与忧郁。

长长的在。

无对称。

猫在屋顶走动，在迎接或寻找风。

武汉是动物园

Wuhan Menagerie

在远离南半球的一个动物园，有一个袋鼠。
还有别的。
以及，别的别的（但已经非常稀薄）。

苍蝇一
Fly I

是这个苍蝇。

是这个！——停在键盘上，
搓着两根脚，它是——我想，（除非把它
抓起来，摆在你眼前）。

文债

Literary Debts

有些写过的话像债务，总归要还。

比如，“从桌子的边沿看过去，他们发现了石油。”

他们是如何发现的？

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早晨，
坐在餐桌前饮水，缓缓想起
一头久未露面的蝠鱮。

神的两个名字

Two Addresses of God

它是不是两件同样的
事物（这不可能）。

它们是不是相同的一个概念（是，但不能是）。

总之那个渡河而来的人
不高兴，
懒得告诉我们。

地图一

Map I

一个三角形。

在角外，圆的中心

有一个点。

是斜的。

即使那里是（有）一片

白色空地在这里。

下拉式菜单

A Pull-Down Menu

月亮

(一点夸克)。

它只会变得更好。

它只会变得更烂。

只会停着不动。

越来越远。

另一个下拉菜单

Another Pull-Down Menu

她说，_____。

点击此处，她说。

她一定还说了些什么？

她必须说。

必须穿裤子。

是的，必须一定。

那儿哪儿

Where There

在这儿旁边还要过去一点，这儿。

秋兴八首·其三

杜甫〔唐〕

Eight Poems in Autumn, Part 3

连续几天在阳台枯坐也饮水也望着山水。
秋天了，长河打渔的还没见消停那些燕
雀还在空中乱飞射妈的这是给谁看！
报效朝廷的愿望总是落空总归宿命一场。
茫茫然忆起与同学少年骑马放荡的日子。

隐士一
Eremite I

隐士从一个山顶飞到另一个山顶，是因为什么。

秋天，隐士坐在树下看云。

嗑瓜子壳也吐着泡泡。

发大水的夜里，我们一不小心便会想起他。

归元寺

Once upon a time around Guiyuan Temple

在寺附近住过一些日子，那是些
什么日子。现在（远远看去，
黄昏的庙顶歇着一个黑鸟）
又是些什么日子。
那些罗汉菩萨观音庞德关公什么的保佑。

黄鸟

A Yellow Cageling

现在，（从餐桌的边沿看过去）

 可看到大半个蓝色空笼，
 鸟在另一小半。

（一种知道，不重要，也不紧迫。）

第七章

Chapter 7

从上至
下，从右
至左，
虎，用来升天的
灵魂抑或漏斗。



一天，哪天
One Day, When

有一些东西在枯萎。枯萎呢？它是均匀的，在这些东西中，枯萎缓慢而均匀，一直在，不能更多了，枯萎总是非常洁净，一面墙皮在一天中总是竖着，微弱的重心几乎不在，一个微暗的点通常用来表示一种愿望可以结束

苹果
An Apple

“苹果”会一直存在一直是苹果储存在爱斯基摩人的冰箱里腐烂。

喜力
Heineken

绿，喝一种绿，
神圣流动创造液体，
衬衫穿反了。

蓝色鸟笼里一个黄鸟

A Blue Birdcage with A Yellow Bird

有时开始，有些只是开始，鸟，因为鸟，鸟的插入，那也是没有的，在没有鸟以前没有也不是，因为开始总是略显紧张，一种蓝色安静，但远，而一个鸟一开始便在笼里，它是一种解释？不不，忘了鸟，只有开始

诗

Verse

湖，有时沉在湖底，
有时与一个湖面在傍晚光线下交相辉映。

茱迪的鸟

Judie's Bird

茱迪学了一会鸟话。唧唧喳喳的，茱迪很快抽筋昏了过去。“给 Judie 放首音乐，好听点的！”醒来后茱迪吩咐道。

如何把五块钱放入镜子里。
*How to put a piece of 5-Yuan into
a mirror.*

我小的时候
遇见过一个和尚
走得很急
不知道是取经路上还是
已经取完经回家
他说，朋友
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碗水。

炮灰，寄卢照邻

Fodder, For Lu

又到了写信给你的季节。秋天

便是这样的季节。

去年秋天也是这样。

自己躺进去，在正式的秋天。

座驾 *Vehicle*

**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特定座驾，
它是一种文艺思潮，与交通工具没有直接联系。**

(想象一下，一页纸上
就这么几个字，
说明它有可能只是在写一种
空白（
的什么？）)

有所思 *Musingly*

在市场买一块
猪肉（人群中湿漉漉
黑乎乎的猪油渣），目前它还是
一个计划（浅显，但）
是一件感觉
在未来
会轻易发生的事。

鸟的忧郁

Melancholy of a Bird

笼门是打开的。它自己跳回笼子，并用喙嘴
关上。

像在一九八六年。

有人的陆地
The Inhabited Land

有些日子没想起
海。有些不是日子，
只是活着——
这简直不可思议。
昨天也是。
昨天，
过去的一天，海
过去了。

诗
Poetry

有食物和水，甚至
凝固在客厅的这些明亮，
为何还要有诗。
不需要。是反之，
诗需要我们来供奉。
每一年都是灾年，
香火所剩不多，庙
从山顶缓缓升起，
无聊的奇观
瘫痪我们。
菩萨们不分日夜
反复吐着泡泡。它们
是它们。在它们到达前，
我们已来到这里，
稍息，或留下粪便。

鸟史

The History of Birds

鸟对吗。
鸟是对的。
鸟对，
但不对称。
对也是。
鸟（在历史中）
走来走去，
不可脱先的鸟。

摸象游戏

Elephant

随着当地大象资源枯萎，摸象游戏变得难得一见。原先在每月中旬的庙会上，摸象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活动之一。多数人并非来进贡香火，寻求异性，他们即使没空也一定要挤出时间来观摩瞎子摸象。这天是方圆十里八村的瞎子们最兴奋的日子，他们早早汇集在寺庙前的小树林，等人牵来大象。我经过裴瞎子家，看见他还在门槛上坐着，悠哉悠哉冒着烟雾。我就问他，半仙，你怎么还不去赶庙会，大象快要被那些瞎子摸光啦。裴半仙平常靠替人算命糊弄日子，不知道他有没有给自己算过卦。长衫是吧，裴说，今天不要去那里了，空牢牢的，没戏。但我还是无可置疑地遵循了惯性，急匆匆走过木桥，沿着弯弯绕绕的机耕路赶到那里，看到那庙果然不见了。仿佛余音回荡的空地上连一根毛都没有，但有一种先进的感觉。

乞丐 *The Beggar*

那个讨饭佬从东走到西再从东走到西他往西走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句子。

他是一个讨饭的无论是不是在一个句子中它从东走到西远去消失接着又从东开始往西移动仿佛不可能长久消失的一个托钵僧他是。

他即便再远也不可能远远超出一个句子的无限长度。

他的膝盖黑乎乎的，关于他长途化缘的句子黑而发霉，难以打结，下咽，乞食的羞愧在山水间得到治疗与净化。

他是这一个句子的最小单位的旷野。

午餐
Lunch

午餐只吃了一头西蓝花，
她去海里
游泳，过去的海。

翻斗车

Tipper Truck

是人看着这部翻斗车。

叹气的也是人。

云是另外一种情况。

扎带

Cable Tie

从河到海，
扎带起什么作用。一根从河
到海那么长的扎带。
扎带，从河到海。

人质

Hostage

那个受潮的人质
来到雀跃的人群中，吐了一会
泡泡，
独自回家了。

评论一

Commentary I

此诗写于二零二五年秋天
一首关于评论的诗是不是来晚了
评论是没必要的
反之，秋天总是在秋天到来

养鸟

Aviculture

我有一只小鸚鵡鳥。

鳥是鳥，一只鳥

也是一個一。

我常對它說：鳥，

你是鳥一。

鳥一就是你，

你自己

去找東西吃。

鳥翻了个白眼

說（用鳥語），

不要跟鳥說話！

一只红色的手

A Red Hand

这是一只红色的手（“是”是一个谓词）

这只手是红色的（一间红色的寺庙）

红色是这只手的颜色（定义）

红色，有很多手但这只是红色的（光谱学）

这只手红色（无须联想）

有很多红色的手但这只

是这一只是红色的（并且红得发沉）

在所有红色的手中的一只有时是

这只（意外而又必然的一只）

这只手是红色的（是的，然后呢）

餐桌上的七个词

Seven Words Upon the Dinning Table

飞物

一

自发开始

白

在星期一

凑数的语境

正常且忽明忽暗

理解

Understanding

一架飞机从空中滑落。它可预见的轨迹。它是流动的。可交流，它在一种傍晚哪一种？并无特殊的傍晚。在所有傍晚（这是什么意思，甩出吗）一部波音从远处过来，也许唯一要关心的是它的起落架，在理解什么是理解以前，不可能理解。而只能用语言去假设这是一架正常（意味着使人放心）降落中的飞机。这大概便是上帝他老人家最初懒得创造飞机的原因。现在，去超市买点猪肉。

排骨

Ribs

是当代的一部分，
也像（2025.10.15）散伙的人
陆续返回他们的
废土，一根
在阴天的排骨。

海的原理
The Principle of Sea

有时，海里
没有海，
海只有字面意义。
希望也是。

*

如果没有苹果，苹果
有什么意义。
诗也是。

A ≠ B

你在练习飞行吗？裴在电话中讨讯。对方没有回应，可能已经不在，可能在练习不在。

接近

Closeness

现在，9:43 分，一个上午，鸟
睡着了。与昨天的这个时候同步，
只要足够快，它会铲走它们。带它
回来时，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多了一件东西
One More Thing

一件东西
更多的一件东西
除星星以外
她又多了一件悬着的
东西

一匹散架的鳥（群芳南路）
A Bird Fallen Apart

、 [Di ǎ o]
、 丿
一 丿 ' 丿
丿、

永不为奴
NEVER-BE-A-SLAVE

又到了珍惜羽毛的季节。
早晨，取出那根（把控方向的）鸟毛，
藉着晨光，
蘸点口水擦拭光亮，
后，又用保鲜袋真空密封起来。

看海
Watching the Sea

一个人，而不是相信。
从不。
一个人从不。
从不相信海的一个人
常去看海，从不
也没有选择，
而不是
相信，而不是海
已经过去了。

九阴真经

The Nine-Yin Manual

一本虚构的武功手册。

真正见过它的人

也是虚构的。

练成后，他们渡河，

到我们的地盘上

闹革命，夺取

政权，顺便抹掉我们的记忆。

叠罗汉
Pyramid

它（这个
句子）
在视
感上的
重心稍微有些
偏离
的
原因
是我们习惯
认为字符是立着的而不是
平躺

。

不容置疑的否定

An Undoubted Negativeness

这（不是诗。

——这（这（不是诗。

——这（…）就是

证据。）

）就是

证据。）

石油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Petroleum

这是一个从左往右看的句子

一直延伸下去……便可

在此发现石油(抑或寺庙)。

什么都不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Being Nothing Is Not Having Nothing

一个失落的人
还没学会自我讽刺。
他的鸟
(像一头巨翅蝠鲞)飞走。
他抽空画了一只拖鞋。

一条河在一个格子的斜对面空着。

Diagonally opposite a lattice, an empty river.

~~~~~



比如

*For Instance*

雨在下，  
小雨。下雨是  
一场损失。  
比如你也是。

## 冰箱 *Refrigerator*

诚实与复杂。诚实与有时错，  
一株植物般诚实植物没有诚实，  
有整体的错觉  
(自己想!) 冰箱分裂。

噢，纽约

*O, New York City*

我经常不在  
纽约（在哪儿？）现在，  
在听巴尔的摩电台。  
有时袅袅想起这个我完全不在的  
地方，写诗时。想起把我扔在  
黑乎乎的纽约街头，  
大概撑不过一个礼拜。

## 随便写

### *Essay*

在一个黄昏，机耕路上遇见一个乡绅。他一个人。他正要去找某个佃农报仇，他说那个下作胚抢了他的财产，霸了他的小妾，扬言过两天还要公开吊死他，娘希匹，姥姥！他忿忿道。算了，我安慰他说，真的，算了吧，没意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感到饿。

## 和尚鸚鵡

### *A Monk Parakeet*

一个和尚饮水。  
长耳垂挂着一只金刚铁环。河对岸，  
烧着的不止野火。一个严格的  
和尚无法拥有一只  
和尚鸚鵡，只有  
记住。磨灭，一个和尚。

当我年轻时  
*When I was Young*

: 那是什么?

: 一根巨大红色的水泥灌浆嘴。

: 因此它便是一根灌浆嘴?

: 是的，一定。

: 一定什么是的?

: 只是灌浆。

写满这页纸 *ToFillUpThisPaper* 是这页纸的主题与格式。写是自定的规矩，用语言。给我一刀语言。要是它是我外婆这么说，我会理解为千里迢迢送一刀纸给她。她是一个裹小脚的妇人，来自过去旧社会，不在这儿。我这里说写的意思是指在键盘上敲击指令我没有笔，否则我可以用物理笔画不断让它们叠加累成喜马拉雅山脉那样此起彼伏。平面是没有厚度的一种几何表现，语言作为信息毫无重量，有时我会想起猪。我没去钓鱼今天因为下雨在今天。我只能在今天，一般来说我对我无法产生位移，用语言谈论语言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不要痴迷于语言的奇异性质。我有时会跟家里的这个玫瑰鹦鹉学鸟叫，亏损极了。但语言总在让我们平稳度过那些多余的日子。也就是说，没有写作作为一种外壳依偎，语言在历史中将什么都不是。历史亦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一块黑巧法芙脆饼干，它的全称是什么。只有一个中国，写满这页纸是这页纸唯一的主题，不能再多。也就是说在语言中浪费的情况时常发生但不会有任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冗余抑或损失，它们保留了字面上的原始意义在灌木丛后面现在你走吧。现在我想念我外婆。我第一次知道荔枝是在她住的那家乡村医院她危在旦夕，荔枝罐头清甜可口。有些总在反复的回忆不是语言。

三板斧

*Three Opening Gambits*

谁是谁的大象？

诈唬力度够吗？

忽明忽暗什么？

一个想象中的漫长故事的结尾  
*An Imaginary Ending to A Long Story*

再见！他说，  
我去玩啦。注意对称！

## 有雨

### *Rain*

有雨持续下了两天一场等了两个月的雨还没下完雨还在下洛阳朋友若相问何以雨是雨雨究竟是否一场损失什么是雨的什么它迟到了吗雨谁的雨而雨有雨的形状与统一一个被打开的雨滴雨落在地上成为水也是在这样一个雨天一个人朝寺庙走去她准备原谅谁什么以及什么又是雨的事实在一个如此客观而物理的下雨天一种干燥的潮湿是清洁的雨要是下雪又会怎样虎呢一个雨以疾快的频率反射去空中是否已经达到它的目的到达可能吗雨一趟或一场有始终抑或内外的雨它不外乎是而要是一场雨笼统停着呢雨难免不是雨一场对雨的否定长达多年雨完好无损即便一个三十里路长的雨也只是局部直觉中那只雨中的猫可以翻过那道围墙消失但仍在雨中不是吗在一个被雨包围也饮水更烂的季节雨逐渐获得更广泛的面积和过时的审美倾向雨而已好雨她接雨水捧回厨房洗碗丈夫也在一个蒙蒙细雨天归来雨说到底作为一件事物与现成的历史无关雨没有也不是答案因而雨几乎已失去临摹它的可能



## 不要王 *No Kings*

他们在聚会游行。举着  
纸片：不要有国王（皇冠上打了个叉），  
禁止独裁，暴君滚蛋！  
啥的。  
有就是有，  
会有。就像未来，  
未来但会来。  
有王这个词汇就会有王这种逻辑。  
王又不是一种铝合金。

## 星期一早晨

### *A Monday Morning*

在新旧都是一天，  
咖啡或茶为这个早晨  
定下基调，鸚鵡在客厅  
地板上闲逛  
排粪，一个声音  
穿过窗外雾气叠加到这里  
现实中，早操完后，  
他们返回角落，  
各自吃着古怪的早餐，而突然  
忘了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呢？那么不能是  
另一件东西的一件东西。

火棘  
*Firethorn*

傍晚黑乎乎树林  
一场急迫逃离  
重要的心灵暂时完整而独立  
那是后来发觉的事

拟

*Draft*

又到了大赦（写信给你、  
珍惜羽毛、更烂、  
这样）的季节，点起一个火焰，甚至你已  
无法捞起天空在湖面的倒影。

绝句

*A Quatrain: Just Do It*

Just do it what?

What's it just?

Just fuck around, and just

Don't get fucked everyday.

## 两句

### *Two Sentences*

十月，餐桌上的一块污迹，  
披上海带产生幻觉，有些是从没  
注意到的，蓝色的禁忌，这些  
运行在同一个句子中。

下一个句子的扭曲程度预示  
孤独必定复杂，带来那些盛大的日子，  
在上午的游戏中再次获得便利。

一根吸管和一根吸管  
*A Straw and A Straw*

(一)

她们分享过一根吸管。

(二)

一根吸管和一根吸管必须有所区别。

(三)

不同的区别。

拆解

*Disassembly*

形成她的

一切在安静的夜都太坚固，

她坏掉了，需要拆解。

秦淮以南是南方  
*Form South to South*

深秋的清晨冷  
一大群燕子  
黑乎乎的  
在半空中飞绕  
丈夫从阳台  
走向客厅  
问埋头吃面的妻子  
它们是在准备  
飞去南方吗  
这个季节的南方潮湿  
但温暖  
这里就是南方  
妻子放下筷子说

这是一个字。不，这是五个字。是的，不，不是，这是一句话。不是不是，这是一个来自乌干达的电话。那里都是些黑人。因而这是一个黑人打来的电话。一个黑人一大早上的有什么事非要在电话里说？那里又暴动了吗。他在电话里叽里呱啦说完一通，挂了。回到纸上，我看着这个字。它真的是个字。纸上写着一个：字。我试着把它倒转过来（要是英文字母的话，我可以把字母一个一个叠起来），想象它是一个这样的（倒着的）字。可是不行，很难。这不重要。我把这张纸倒过来就行了。这是一个无聊的游戏。是视角的问题。可想而知，一定有某种角度，从那里（哪里，无处不在那里）看过去，整个世界必定极其无聊。但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是一个思想中的无底洞。我现在有点想念这个黑人，我想他一定是啃着一根甘蔗打的电话。我回拨过去。没人接。也没通，提示音用了两种语言说这可能是一个无效号码。我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阴谋。这也是视角的问题。反之，我想大概率他可能打错了电话。有时，这是一个伤感的世界。

执着  
*Insistence*

方片三。

有时，一张牌静静闷着。

我知道。

## 一件虚构的事

### *A Fiction*

我问妻子，蒸锅到哪儿了。她没回复，也许在忙。就这样我想起二零零三年，杭州，我回到屋里，少女茱迪不在。桌上也没留纸条。我短信问她去哪儿了。她回复说：同上。同上，众所周知，意思是她又去灵隐寺落发了。这一晃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来，妻子们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很少顾及她们的儿子在做什么。

## 遥寄欧陆 Anhui Wang 有所托 *Plan C, to Wang*

在乌央乌央社群分布中，我们是诗人等级。根据对仗原则，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是各自的、泛着微弱淡紫色光芒的星星。只是，它起什么作用？诗，是一种自我抑制，微妙的，为了自定义的精确。欧洲的历史比这里慢六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活在实际世界上尽管同步，但我在你的未来，在一个大早上，在阳台饮水也听国际八卦新闻，河对岸，火势在扩大化。总是这样。闲篇就此，不像有人有导弹原子弹，我只有空双手，乌克兰不会胜利谁知道？战争会自己结束，以战斗的方式。而这就需要钱！钞票纸，最实惠、有效。我没有。我的想法是你用外汇账户寄几个欧给那个网站（你知道的），而我会花一下午（我随时有空的）倾毕生诗术与君，仅此，乃协议亦所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变态的侵略独裁者，善终的总归寥寥无几。但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

## 一根横梁

### *A Crossbeam*

现实是对未来的担忧并不是说现在就在未来。  
昨天，一个人走过来，放下东西就走了。  
还是在昨天，过去的一天，站在瀑布下的  
一头动物停止哀嚎，脑壳低垂，走向完全的否认。

远处  
*Beyond*

更远处，光  
穿过乌云的缝隙  
射下。  
我是云？

近处一  
*Vicinity I*

我对建筑工地  
没什么感觉。  
对我也是。我，  
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两三个月来，  
一群戴帽子的从早  
到黑，在工地上  
走来走去，  
就有了现在这个  
建筑物模样。  
从阳台往下看，  
他们只是在那里  
走来走去。

# 信

## Message

现在,15:33, 亲爱的贝里根,

如果纽约还有得救。

三个月前, 我写了信

寄给

你的 Edmund (他现年 51 了,

比你还大。2019 年, City Light

出了他的新诗集: More Gone。05 年,

他和 Alice 合作编辑了你的诗全集

(很荣幸, 我一个字

一个字

全译了它)。很遗憾, 今年五月, 她

去世了, 在法国, 也许。就在前些日子, 我还

在 Paris Review 上读了她的访谈。你们真是奇

怪的一家子,

又烂又美。现在,

你一定已经知道了。

你们会在天堂

一起散步吗? 总之,)

没回音。

在汉语中, 这种情况叫杳无音信。我通

常把查读成鸟，一样的意思。或没意思，

我一直搞不灵清，

为什么总有人要把诗写得

弯弯曲曲的。

我想，

我的看法也许和你差不多，语言派基本上是一群废物点心。这样说，也许会让你高兴一

下午。这个夏天过后，我还没喝过

一个百事。

光阴的故事  
*In Our Time*

一只夹烟的手  
搁在桌上，  
光照出（它的？）  
阴影。  
这是光的事，手  
基本上  
是无辜的。

一九四〇年十月

*1940.10*

他的诗歌由巨大的  
知识和人类黑暗史构成  
一道瀑布  
坠落。读着  
很费烟雾  
与早饭。  
谢谢，  
W.H. 奥登。

## 鸟不知

### *Birds Don't Know*

鸟不知今日阳光普照天下无事，哀乐渐近，悲观分子昏倒在路上，举目无亲。放眼望去只有集体。鸟不知千山万水山水间山山水水翻过山顶便是过去的海都过去了。鸟不知来世这会儿就是唯一来世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补充电解质。鸟知道又怎样。鸟总归是鸟有鸟的性格和悔恨后者长达不知有几十里呢，鸟即便忽明忽暗此起彼伏鸟而鸟之最后难免不了了之鸟之。鸟大于宿命。《鸟史》黑暗而必定漫长鸟可知？且火气之大已不可翻译。鸟，落在树枝上，还是射进空气中，一个轻巧的鸟儿最好不要自食其屎。鸟尚且如此：方法、衙役，抑或吐着泡泡，可观而不可亵玩鸟大势已去。

## 拖拖地 *Mopping*

拖完地，坐下来，写首诗。  
一个人疲累时，一首同样疲乏的诗  
是需要的，它们同步。一首  
疲劳的诗可能是一个人，从这里  
远远看过去，他（我们不能错过他画的虎）  
坐在一根  
门槛上，望着溪水流淌  
也吐着瓜子壳。画质之粗劣，从色彩  
饱和度判断，  
当地大概还没有解放。

## 去年这天

### *On The Day Last Year*

一支霜降步兵，穿过野地时，遇上从林线那边突然窜出来的尼群。她们一起十来个人，说去海边玩了，返回时却不知怎么就迷了路。年轻的指挥官立即下令部队原地扎营，生火做饭。有胆子大的尼姑，准备跨上马匹试试，但被厨子严厉呵斥了。那匹枣红色老马是他用来驮厨具装备的，他很爱惜。不知道怎么搞的，那老马晃荡着那条越拉越长红魑魑的生殖器，在尼姑身边走来走去。

5 10 15\*

*Fifth Tenth Fifteenth*

每天看着他那无动于衷的暂停，看见。

考虑到这点，以及在我们的时代。

“哦，你要去哪儿？”那个读者问骑手。

\* The figures come from the catalogue of the  
Selected Pomes of W.H. Auden.

轻快的随从  
*The Agile Retinue*

时代熄灭后又烧了起来。  
其中一个，跑去井里打水  
被蹲在那里的龙捕获，遁走。  
剩下那班毫无察觉的随从  
在机耕路上走远了，拐个弯，  
消失在朗朗山水间。

## 今天星期五

*Today, Friday*

星期五我在利物浦，打捞水母，今天，又一个星期五，小鸟努力展翅，我住在学校边上的小区停水，动物园关门，天空不新不旧，我吐着泡泡扫街，今天没有要盼望的人，星期五，我不在利物浦，握着一张你在拍马达加斯加拍的狐猴照片，逛逛街，心中没有要遇见的人，新世纪已不新不旧，在又一个星期五，今天，我哪儿也不想去，不会迷失在任何地方，疾速衰老，退去色彩，在一个星期五，今天。

一个说明  
*A State*

这些诗，是用 Microsoft Word  
for Mac 2011 版写的。  
习惯了。

*(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was truly  
God. )*

12pt，宋体，175% 视图显示。  
是我的形式  
投射在它们中的灵魂。

吸管与喷灯  
*Straw and Blowtorch*

我答应过罗池写一本诗集。  
他喜欢《吸管》，当时 05 年，光熙门北里  
(二十年过去了)，  
而我想的是《骆驼与喷灯》。  
都很好。这会儿，  
一个秋天的阴天，  
适合去钓鱼。  
包括这首还欠三首。等会儿

写完，我就回汉南去钓鱼。

倒数

*Countdown*

有时想，  
一个人已来到那些倒计时的日子。  
他（必然曲折）是怎么来的。以及现在，  
又是一个什么整数？

苔藓  
Moss

一种潮湿  
在相似中延伸，一种病态是  
最先想到的，是关于  
土壤和系统的，是它们  
各自的平坦  
在最远的地方  
获得接触，完成，然后呢？  
差异消失了。



跋：

一只红色的手和七只手——  
一种诗写倾向。

现在，我们有两个昨天下午写的诗。一个是《一只红色的手》（我），另一个当然是《七只手伸过来在进行中》（槐树）。这有点奇怪，因为巧合？巧合并不奇怪。也许奇怪的是反复巧合。槐树说，前些天的有一天，我们都写了苍蝇，而这个傍晚，他（在坐地铁时）和我（在餐桌前）又写了一只手。为什么是只，而不是一双手？而且七只手那么多。这不是槐树的疑问，是我想。我想这大概是用语习惯导致的短语选择。我想了想，告诉他不是的，开始时我写的是一部红色手推车，写完后，又迅速改成了一只红色的手。手推车，是一首威廉斯大规模传播的作品，他的 no ideas but in things，

他和庞德较劲什么的，争上游。威廉斯总的来说是个比较被动的作家，我猜的。毕竟他的同学才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与宗师，一个混世魔王。他的诗学不管理解成，要事物不要思想，还是事物以外没有思想，还是只在事物中思想，强调的无非是如何处理事物，那种有现实画面感，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神秘？）。是吧，快一百年前的事了，世界却越来越不好把握，就因为冒出了太多的想法？记得我有一次写过，不要事物，也不要思想。似乎我总在写这种东西，没事唱唱反调。因为好玩？但也有严肃是肯定的。写诗尤其是一件严肃活动。严肃，认真，活泼，思维和意识，按槐树在这个长假末在马影河钓鱼时的说法，诗要诚。都两个中年人，还在河边谈诗，这实在是件不合时宜的事，奇怪的事。也不奇怪。也许这也只是一种碰巧。写诗总归是一件关于如何写诗的事，如何定义与理解诗与世界的关系的事，是一个人（诗人）自己的事，这种事很难有强制标准，因而难免折腾，乐此而疲乏。前几天，我突然问槐树，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 Pro，职业诗人，或专业诗人，都行，仅区别于爱好者。槐树说大概在 2000 年。两千年，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还没开始写东西。到了这会儿，我们一路写了很多，很多很多。只是它

们都写了些什么呢。看了一会槐树发过来的《七只手》，我没有把握，只说不知道这两个诗如何比较，也许可以写一个阐释性的东西。跟我感觉的差不太多，槐树很快发来一段文字，说：《红手》是从语言本身，探究诗的可能性。而他的这个，是日常语言中与手相关的习惯性语言，或词语，做了一个局部性集合及轻度的解构。前者偏分析哲学，后者偏社会学。是这样的吗？槐树说。我不知道，我想。槐树的用词很小心，概括也很准确。但我还是不知道，这种诗后对作品效果的观感是否能反应写作时的动机与过程（它并没留下多少痕迹或杂质），它也许存在大量偏离。当然这不重要。东西写完了，剩下的便是对它的阅读。怎么读都行。除非作品规定了如何阅读，是吗。或一个东西通过它的形式强烈呈现出某种被阅读的倾向，那我们就要注意作者的动机，他那些刻意的想法。《七只手》是槐树正在写的“在进行中”系列的内容，似乎是他上次写的《这》（还是《它》？）的延续，至少在写作场景上是类似的，那便是在上下班乘坐交通工具时即时的写作。槐树也许发现了一个人在持续移动中会有更活泛的随机意识反应，可以在诗中保留那种日常生活的偶发感，那种细微的总在被忽略的感知，而它们仍是也只会是语言的。在这里，语言似乎成了一

个形容词，一种人的状态。语言的人，诗人便是操控语言（或被操）的人。槐树关心的手是一只语言化的手，抓在车厢的护手竿上，想起另一只手的触摸或分离，而不是它与护手竿之间产生的实际摩擦。一只手，在诗和现实中的使用原则和面向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一只手在诗中面向的始终是这一只手自身，以语言的方式。槐树似乎是执着于此的那种作者。他的诗更多把语言作为写作材料或者更具体说物质化，以便按物理的方式进行机械式处理。这有什么好玩（必然）？玩它的最初逻辑又是什么呢。况且为什么要以诗这种简短的语言形式来玩呢。诗通常用自然语言写作与保存。自然语言（尤其涉及到文字层面）是一种随着动态变化而模糊的语言。尤其汉语，它的某些物质面（比如同音而多义）特别容易制造混乱，特别在诗歌追求语义准确的非格律所谓现代诗自由诗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在英语这类表音语的诗歌中看到他们喜欢玩语音效果的原因，而在汉语中它非常低级），浅层次的音韵已经被抛弃，而更深层（内部吗）的乐感总是难以掌握，诗靠断句来增加它的节奏或产生意味或制造诗句的造型，诗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看而不是读的东西（其实它们是一回事），文字符号更多取代了声音（极端的是曾流行过的那种图像诗，它几

乎进入了平面设计范畴)。这种把语言物质化的倾向严重削减了语义的指涉，甚至完全抛弃（以作为一种觉醒与反抗吗，就因为语言就是政治？是心理世界的实质？在文学中，这是不是要从克尔凯郭尔和斯泰因的“重复”，以及逐渐被中产白领演化为身心灵大师的维特根斯坦说起呢，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敏感的诗人）。不知道，也许这是一个长久写作者必然会进入的思考，什么是语言，以及感到你所使用的语言总存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致命问题和漏洞。但是，是在一个仍处于农耕思维的社会吗？还是不知道。诗与思，在一种古怪的气氛中想要保证思想的不变形也许很难。但总得去想，去写，感知与分析，把语言本身当作认知对象（又因为自然语言中并不存在无须解释的先天概念最后只能沦为自我指涉，它永远只会是一笔糊涂账），而不是用它去酝酿什么秩序：人类总在期待的事物，白云千载空悠悠。

现在，这里一直在说的是语言，而不是诗。诗仿佛一个后置的概念，或写前的一种意愿，告诉自己要写诗了而不是别的，就简短写几句，不能太长太多。写时，诗只是一个语境，一种背景，或一个画框，总之就这个意思，诗没什么可说的，已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要看的是正写下的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对在想的想法是

否起到帮助。写红色手推车（不，红色的手）时它就是这么一句话，这是一部红色的手推车。这不是威廉斯的手推车，它的旁边没有白鸡，但在下雨吗，是啊，在下雨（雨落在地上成为水）。这是一部潮湿的手推车，是红色的。这是一件红色的事物。红色是一种刺眼的颜色。红色，以及各种各样红色。而这是什么？这是一部手推车。谁知道？这只是一个代词。这也许是指一部卡车。那么一定有人在说谎。这，这个字是不稳定的。它必须与一事物关联才能获得某种稳固，那也许会是一部红色手推车或路边随便的一株树木（我这样感觉。而感觉是不重要的）那就一部手推车好了，威廉斯，我要写的并不是一部手推车这样的东西（或自行车，这很于小韦也许）我在想的是一部手推车怎么写？要是它只是一部手推车并且假设红色。为什么不是蓝色呢，我更喜欢蓝色。不知道。总之，现在它已经是一部红色手推车。这句话在语法上没问题。唯一有疑点的是是。我不怎么相信是。它给我感觉太强制，但是是必要的。因为这部手推车（确实）是红色的。我这么接下来摆这句并不是为了强调这是一部红色手推车。应该不是。反复的技术手段对我来说并无强调的含义，它（表达的）更多的是没有别的要说。它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一部红色手推车

而已，一件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它只是七八个字在一起。“这是一部红色手推车。”，好吧，这是一句什么东西呢？这会是一次表演的开头部分吗。不，这是一次严肃的下午在傍晚到来前的写作，是这天用来凑数的一次诗写，它必须完成。它并且必须已经必须用这句话开始，动用全身感知和经验去搞定几行诗。它（诗）不应该有其它任何辅助的事物出现（当然，这不可避免。否则怎么个玩法呢）它只能是一次极小的微型演奏，它是红色的，一部手推车，旁边没有鸡。好了，写完了。把他快递给威廉斯看看他是什么正反馈。它没有。它不应该是一部红色手推车不是吗。它并不是一件实际事物，A Red Wheelbarrow。威廉斯他老人家根本不认识汉字，他看到的是一段奇怪的书写符号。他对这堆符号（事物）完全不可解读。而这正是他关心的事：他有了这堆事物，却没法用他去思想。他有的只是一堵墙那样的一种困惑。这是一堆与他完全无关的事物，从格式来看，也许是一段 Verse，或电报（因为符号的重复出现，因此有一定的可解破性）。大概最多就是这样。事物中有鸟的思想？事物中只有事物。并且什么事物，什么是事物？一部红色手推车！也可以是一只手，红色的。一种奇怪的色彩，光谱中的一段频率范围啥的。虚头巴

脑，这样写下去是不行的，现在，必须回到诗上，闪闪发亮的诗歌中。可是诗已结束，动作已完成。无法返回的过程。不知所终的诗。留下的只是“作品”？

## 附录：

《一只红色的手》见《一只红色的手》；  
《七只手伸过来在进行中》

——槐树

一只手  
在这里伸张，弯曲  
没有任何的触摸  
更多的手  
也就显得  
不那么重要  
如果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接下来  
停住，以及  
在毫无意识中分开  
一只手感到

没什么意思，那么  
在什么情况下  
一只手需要举过头顶  
这个动作不是  
每个人都有，也不是  
经常需要  
举过头顶的手  
接下来，在某个时刻  
放下，恢复到  
过去的形态，就像一只过去的手  
和现在的手  
是什么将它们隔开  
一只机器的手  
在不断挥舞  
连续的动作  
因为相同所以不同  
在明亮的光线下  
没人知道，一只红色的手  
在什么时候  
会伸过来  
为什么是手，而不是谢谢  
一种没有的习惯  
空手意味着有一手  
有种方式  
与众不同

反手就是手的暗面，有时候  
我们说左手，右手  
还有前手和后手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很多只手  
我们在乎  
如何用手  
我们把手和树联系在一起  
像一棵树那样  
有很多只手，直到最后  
还不收手  
除非是  
没有手

#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塌》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和抒情，2025》
- 《吸管》

##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戲劇）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砵頭》

《烏雲》（戲劇）

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